

# 双筒



孟宪明 著



美丽的冒险

# 望远镜



海燕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双筒望远镜.2. 美丽的冒险/孟宪明著.—郑州:海燕出版社,1999.12(2003.9重印)  
ISBN 7-5350-1961-7

I. 双... II. 孟...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72820号

出 版 海燕出版社  
郑州市经七路21号(邮编:450002)  
印 刷 黄委会设计院印刷厂  
发 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  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32开本  
印 张 11.75印张  
字 数 304千字  
版 次 1999年12月第1版  
印 次 2003年9月第2次印刷  
印 数 10 621—20 620册  
书 号 ISBN 7-5350-1961-7/1·558  
定 价 18.00元

## 内容提要

《双筒望远镜》是一部多卷本长篇儿童小说。写一对城市双胞胎男孩儿鲁科、鲁赛在小学中、高年级的不凡经历和他们永不疲倦的好奇心，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鲁科、鲁赛聪慧多思，顽皮好动，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好奇。四年级时，正读博士的爸爸送给他们一架能锁定目标的望远镜，更激发了他们探寻的热情。他们不断地提出问题，又不断地用所学的一知半解的知识去解决，于是，一幕幕感人至深的美妙故事就次第上演。

此为全书第2卷。鲁科、鲁赛到山区的舅舅家度暑假。天高山险，神秘莫测。他们探锁蛟井、寻外星人、捉窃贼、戏二舅，还发现了二战时期坠毁在蝎子沟的一架美国飞机，解决了一桩历史悬案……



## 目 录

- ① 世界一下子变了样 / 1
- ② 探险锁蛟井 / 25
- ③ 两个好徒弟 / 71
- ④ 一瓶低度酒 / 98
- ⑤ 游戏 / 120
- ⑥ 谁是窃贼 / 170
- ⑦ 究竟谁是窃贼 / 198
- ⑧ UFO UFO / 248
- ⑨ 把阳光圈起来 / 308
- ⑩ 燃烧的石头 / 337
- ⑩① 并不是结尾 / 371



# ① 世界一下子变了样

## 1

你去过乡下吗？

你一定会说，这谁没去过，不就是无边无际的田野吗？

可我要再问你，你去过深山区吗？就是那种层峦叠嶂、云雾缭绕的深山区，而不是那种只有几个小山包、连一湾清水都涵不住的浅山区？

你就可能摇头。

可我要再问你，你在那个层峦叠嶂、云雾缭绕的深山区住过一些日子吗？

我敢说，你一定连连摇头。

可是，鲁科、鲁赛去了。

他们不但，还“而且”呢——他们在那个层峦叠嶂、云雾缭绕的深山区住了整整一个暑假！

你要问他们两人都有什么新鲜感受？

我就用他们写在作文上的一句话回答你：

世界一下子变了样！

不过，为了使你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感受，我劝你，还是先听听他们的故事。



“意外之意外”事件之后，鲁大有就去图书馆“上班”了——他是博士，有学业要完成，郑风当然不能拦他，可她对两个孩子又特别不放心，每天总是千叮咛万嘱咐，要他们注意安全，遇事多动脑筋。郑风唠叨的遍数多了，鲁科、鲁赛就动了“邪念”，想着妈妈是不是有了心理障碍呀？他们看过心理学方面的书，知道心理障碍就是“过分”，就是“和以往不一样”。譬如说人家洗手一次就行了，心理病患者常常要洗无数次。以前妈妈也嘱咐他们要做事小心，注意安全等，可顶多也就是一天两次。现在，他们悄悄统计了嘱咐的“频率”，你猜有多少？八点五次——因为有一次，郑风刚说“你们要……”就打住了，这算半次吧！到晚上，两个儿子给鲁大有神秘地一说，鲁大有哈哈地就大笑起来。郑风终于明白了儿子的关心，“半瓶醋”、“神经病”，郑风把他们好批了一顿。研究人家的“心理障碍”，自己倒落了个“神经病”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！



虽然挨了一顿骂，鲁科、鲁赛还是高兴，要是妈妈真有了心理障碍，不成了家里的一大问题！

最高兴的当然要数鲁大有了，“心理障碍”成了他的秘密武器——郑风是记者，见多识广，伶牙俐齿，动不动就把鲁大有说得哑口无言，现在倒好，一说不住郑风了，马上就建议郑风去“看看心理医生”！郑风呢，常常是鼻子一哼，就不争了。以前她哪儿是这样的！

大人真怪！

鲁科、鲁赛的运气不错，就在他们“邪念”失灵、深感压抑的时候，舅舅来了。

舅舅来了！

舅舅是从家乡来的，对，就是那个层峦叠嶂、云雾缭绕的

深山区。舅舅三十来岁，身材高大，脸膛儿紫红，平头，平时不爱说话，可一说起来有板有眼，瓮声瓮气，共鸣音很强。他们班里的刘唛拉学拉大提琴，鲁科、鲁赛专门去看过，他们知道大提琴的声音之所以浑厚低沉，就是因为共鸣箱大！牛正威不是也学过几天唱歌吗？老师教时，要求他气沉丹田。“丹田在哪儿知道吗？”牛正威常给同学们卖弄“丹田”知识。舅舅的声音浑厚，看来除了身体好底气足共鸣箱大以外，肯定还调动了“丹田”之气。

躲进自己的房间，鲁科终于说出了他的看法：“舅舅要是学唱歌，说不定能成男低音歌唱家。”

“肯定！”鲁赛一听就表示赞成，不过他很快又加了一句，“我看，他还能弄个‘著名’呢！”

鲁科好认真，他想了想，选了个保守点儿的词，说：“可能。”

“吝啬。”鲁赛毫不客气地奚落他，“假设一下都不舍得！”

两个孩子就注意起舅舅的丹田来。舅舅一说话，他们就用研究的目光细细盯着舅舅的小肚子。他们很快发现，舅舅说话时丹田在动，衣服下像是有一只小兔子。舅舅哈哈一笑，那兔子就受惊似的猛一跳，舅舅笑完了，小兔子还要再跳几下才能找到安全地方，悄悄地隐蔽下来。他们太高兴了，一研究就出成果！鲁赛爱激动，马上就想公布。谁知道，他刚在妈妈和舅舅说话的间隙找到机会，准备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。却被鲁科猛拍了一掌，原来鲁科又有了发现：

妈妈的丹田也会动！

两人就多了心眼儿，禁不住相互观察起来，你说话时我看着我，我说话时你看着我。为了实验的准确性，两人对着脸相互大喊：“啊——啊啊！”“喔——喔喔！”

“干什么你们？”郑风大恼。



两人赶紧改换方法，变大喊大叫为朗诵诗歌：“一个傻瓜/提出的问题/一百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。”鲁赛故作深沉。“一百个聪明人/提出的问题/一根棍子就能回答。”鲁科伸长脖子。

“疯了！”郑风又喊。

两人忙闭了嘴。不过，这一叫喊，一朗诵，一个伟大的真理终于被他们发现：

所有的人说话时肚子都动！

不过，他们还是很快找到了舅舅与众不同的地方——夜里舅舅睡觉，呼噜声响彻云霄。

“吭、吭、吭，噜噜噜……”随后是一声长长的“哟儿——”内容丰富多彩。鲁科、鲁赛睡不着，便相约着爬起来，潜到舅舅身边，逆着窗外的微光对舅舅的“共鸣箱”仔细研究，高高低低地瞄，左左右右地瞅。鲁赛想感受准确，伸出小手摸了摸舅舅的肚子，“干啥你们？”舅舅咕哝一句。

两个小家伙急忙逃回床上，半天没敢动。

舅舅翻一个身，惊天动地的呼噜声又响起来。

“舅舅究竟醒没醒呢？”鲁科疑疑惑惑地问。

“我给他的呼噜录录音。”鲁赛说着，就找录音机。要不是录音机在郑风屋里，鲁赛肯定说到做到。



### 3

舅舅说，山里凉快，山里夜间睡觉还得盖被子，哪像城里热得蒸人肉似的。

舅舅说，山里好看，峰上有树，林中有鸟，白绸似的云朵擦净了这个山头，再去擦那个山头。

舅舅说，山里有狼。村里的孩子上山打柴，捡一只小狼羔抱回家，夜里老狼过来要狼崽，把全村搅得一夜不睡。



舅舅还说……

哎呀舅舅真会吊人的胃口，你怎么不说让我们去呢？鲁科、鲁赛在自己房间里开了个紧急会，决定，得向舅舅“进攻”。

“舅舅，舅舅！”鲁科、鲁赛用亲切的喊叫声，吹响了进军号。

“我们放暑假了你知道吗？”鲁赛先上了。

“知道知道。你们和你们的表妹朵朵都是学生。你们属牛，上四年级。朵朵属兔，上二年级。你们都放了暑假。舅舅没有记错吧？”舅舅笑着回答。

“舅舅，我们的暑假特没意思……”鲁科以守为攻地叹着。

“就是。我们想出去玩玩儿。”鲁赛接过来，还故意看妈妈一眼，学着妈妈的口气说，“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增加对民族的热爱之情，可我妈说她没有时间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”舅舅大笑，他看看郑风，又看看鲁大有，最后抚着鲁科、鲁赛的肩头，说，“两个外甥呀，舅舅有个想法，舅舅想请你们到山里过个暑假怎么样？”

“舅舅万岁！”两个孩子大叫着，一人抱紧了舅舅一只胳膊，好像舅舅的胳膊是什么开关，松开了那承诺就会回去。

“不行！”妈妈率先表示了态。

鲁赛好激动，一下子就红了眼圈儿，他大叫着：“为什么不行？你没有时间，我们又不让你带！”

“哎，鲁赛，别急，妈肯定有安排。”鲁科一转脸看着妈，故意将她的军，“妈，您是不是要带我们出去玩儿？”

妈妈知道鲁科的“险恶用心”，她生气地看他一眼，一时没有说话。

“哎哎哎，我和你妈商量商量。”爸爸缓缓地说。

“那你们快商量吧！”鲁赛看爸爸松了口，跑上去拉了爸



爸的手，用哀求的口吻说，“爸爸，你们不是常说要让我们经受锻炼吗？平时没有‘锻炼’，我们不说了。今天‘锻炼’来了，你们又不让我们‘锻炼’！你们大人不能光说不算啊！”鲁赛说着，泪水就出来了，好像他受了天大的委屈。

“我们带着暑假作业，保证齐、清、净、定，高质量完成！”鲁科把妈妈平时使用的发稿术语都拿出来了。

爸爸看看鲁科，鲁科忙给他笑。

爸爸又看看鲁赛，鲁赛忙嘟起嘴。

爸爸扶了扶眼镜，又揉了揉鼻子——两个孩子齐看着爸爸，看他究竟会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话来——爸爸最爱卖关子，每次“卖”之前，都要先扶眼镜后揉鼻子，两个孩子都掌握了。这次，他又多了一个项目：“咳咳！”

你说，大人怎么这么多毛病！

不过，好话语并不在声音高低，有没有毛病。爸爸的话虽然姗姗来迟，还慢条斯理，好像底气不足，不是出自丹田，但还是比蒋小涵的歌声好听，他说：

“可以去……”

“爸爸万岁！”两个孩子跑上去就攀了爸爸的脖子，特别是鲁赛，一下子就从“梅子黄时雨”变了个艳阳高照，大叫着，爬到爸爸的头上。鲁科也会配合，双手钩住爸爸的脖子，脚就离了地。这一压一坠，可怜的鲁大有脑袋，任是如何艰难也挺不起来了！

“哎哎，别闹！”客人面前，鲁大有努力保持“尊严”。

“下来下来！上脸！”妈妈虎下脸来。

两个小家伙就老实了。

“必须约法三章！”妈妈不满地看他俩一眼——妈妈最爱“约法三章”了。

“对对，约法三章！”爸爸赶紧配合，又扶了扶眼镜，“约法三章、约法三章——第一，咳咳……”



妈妈就是比爸爸厉害，郑风看鲁大有一时想不起什么来，立马就接上了：“第一，吃住不能搞特殊，什么面包牛奶的，舅家可没有。”

“你听见了吧，舅？你们吃什么就叫我们吃什么！”鲁赛不失时机地插话，神气活现像换了一个人，其实他的泪花还没干呢！

“对，面包牛奶我们可不吃！”鲁科也叫。

“第二，积极参加劳动。”妈妈又说。

“我们和朵朵一起放羊。”鲁赛忍不住又插话。

“第三、第三……”妈妈也有想不起来的时候。

“第三，注意安全，遇事多动脑筋……”爸爸终于加上了一条，他笑笑，显得很得意。

“对，千万不能再干那些把不准的荒唐事！”妈妈又补充一句。

“是！”两个调皮鬼举手行了个队礼，一头就钻进了层峦叠嶂、云雾缭绕的深山区。

#### 4



7

鲁科、鲁赛跟舅舅坐了三个小时咣咣当当的火车，四个小时颠颠簸簸的汽车，又跌跌撞撞地步行了一小时四十分钟，才到了舅舅的村子：丁沟。

一到山里，鲁科、鲁赛的眼睛就不够用了。到处都是新奇，到处都是好玩儿。山路像调皮孩子胡乱扔下的一根绳子，不但弯弯曲曲，还老是拧着劲，一不小心，似乎它就能把你弹出去。本来山路就难走，鲁科、鲁赛还不好好走，专在路边那些尖尖刺刺的石头疙瘩上跳着走。有两三次，他们都差点儿摔倒。

山上的石头真有意思，你压住我，我掣住你，重重叠叠往

上垒，有的大概来晚了，没有赶上硬要赶，在石擦擦里只挤进一个角儿，危危的直往下坠，龇牙咧嘴的，看上去很吓人。崖边的一块青石特倔，它从沟底直钻出来，超过几座小山包，挺挺地刺向空中。鲁科想，要是把这家伙弄出去，光它自己就能做一个立交桥面。

山上树真多，密密麻麻地站在一起，你牵着我的手，我挽着你的臂。粗粗细细的藤子抱着树往上爬，藤上大大小小的花朵便把黝黑的树皮装饰出斑斑点点的亮丽。树们很调皮，有的把它粗大的枝干偷偷伸到人家的腋下，有的把自己硕大的手掌悄悄盖在人家的头顶。身上没感到有风，树林里却有呜呜的风响。鲁赛想，要是真有风吹过来，你抓我挠的，这些树一定会痒得哈哈大笑。想到这儿，鲁赛禁不住先乐了。

他们只顾看身边的景物了，没想到一抬头，才发现已是晚霞满天的时候了。

“哎，一群羊，一群羊！”鲁赛手指着西天际，惊喜地叫着，“看，放羊的老头穿一件橙红的皮袄！”

“快看，快看这边，”鲁科也有了新发现，“像不像火箭发射场？那是火箭，捆绑式火箭！已经点火，正往上升……”鲁科只顾叫了，脚下一绊，踉踉跄跄跑了几步。

“走好走好，注意脚下！”舅舅提醒着。

“嗯嗯。”两个孩子应着，还是禁不住往天上瞅。城里没有彩霞，叫谁谁不贪婪呢！

山里黑得快，彩霞也去得急，橙黄——橘红——大红，一转眼，就变成了浓浓的血红。很快，血红被黛青遮掩。暮色像只大鸟，展翅膀往下一落，黄昏就来临了。

鲁科、鲁赛就是在黄昏的时候来到舅舅家的。他们在舅舅家村头清澈的小溪边洗脸时，又弄清了一个秘密——

刚一进山，他们就感到有一种声音在跟着他们走，“啾啾啾啾，啾啾啾啾！”似有似无，时断时续。只顾新鲜别的了，



两人当时没在意。现在洗过脸，两个调皮鬼就跳进水里，要追着小溪看它究竟流到了哪里。舅舅说，它跟了我们一路了，你们没听见有声音！嗨，走了将近俩小时，竟然不知道有一线细细的水流在树丛里伴他们隐行。

“汪汪汪！汪汪汪！”长长短短一群狗蹿过来，对着鲁科、鲁赛叫。一只母狗带着四只小狗，小狗才有猫样大，听见大狗叫，也跟着乱咋呼。一只花脸儿白狗冲过来，对着舅舅猛一扑。“打！”鲁赛惊叫一声。谁知那狗竟趴在了舅舅脚下，摇头摆尾地亲起来。

“花脸儿！”舅舅一喊，花脸儿便爬起来，唔唔着，围着舅舅一圈儿一圈儿地跑。舅舅怕两个外甥害怕，对着众狗一声断喝，“去！”狗便四下里逃散了。

“汪！汪！”忽然，头顶上传来两声吼。鲁科、鲁赛急抬头瞧，一只牛犊样的黑狗正站在山冈上。两人不自觉地忙往舅舅身边靠。舅舅笑了，说，“别害怕，不会咬你们的！它叫豹子，聪明得很，狼都怕它呢！”

鲁科、鲁赛一进舅舅家的门，妗子就高兴坏了。她把弟兄俩拉到电灯下，仔仔细细地端详着：双胞胎，模样相仿，穿戴一样，画着卡通的黄背心，打着黑格的黄短裤，圆胖脸儿，小平头，看上去，神情开朗，一脸聪明。妗子就止不住叹出声来：“啧啧，你妈真有福！”一扭脸看着丈夫又叹一句，“咱姐真有福！”妗子脸上，写满了羡慕。

朵朵上穿花短袖，下着红裙子，躲在妈妈身后。她有些害羞，虽然是二年级学生了，但毕竟有好长时间没见表哥了，而且还是两个！

一推饭碗，小哥俩就连打哈欠。鲁赛好奇怪，在城里到十点还无倦意，怎么一进山，八点不到就瞌睡呢？鲁科说，是因为坐了一天车，困了。朵朵说，是山里安静——朵朵五岁时进城一次，城里的声音把床弄得像只船，躺在上面晃呀晃的，总



也睡不踏实。鲁赛说，可能是山里的夜色重，我们的眼皮驮不动。

“嘻嘻嘻嘻。”朵朵就笑了。朵朵的笑声很细很轻，有一种甜甜的奶腥味。鲁赛一见表妹，立即就嗅到了这种气息。

舅舅让他们睡屋里，可他们坚持睡外边——平房顶上有一张大席子，刚才他们看过了，朵朵说，那是他爸爸的床。朵朵还说，在外边睡觉特舒服，早晨起来不用洗脸。鲁赛说不洗脸不难受吗？朵朵说，那你难受啥？露珠儿给你洗过了。清凉清凉的，早晨起来特有精神！朵朵说着，就睁大了眼睛，好像她的眼是刚被露珠儿洗过的一样。

舅舅说外面露水大，怕凉着。两个孩子说，锻炼就不能怕露水。“人家老红军爬雪山、过草地……”鲁赛把“老红军”都搬出来了，舅舅还有啥话说！

于是，平房顶上就多了一张席子。

舅舅有点儿像爸爸，对孩子比较宽松。只是爸爸狡猾些，总喜欢卖一个关子，让你增加些期待。舅舅呢，很快就会点一下头，动作一点儿也不夸张。

鲁科、鲁赛喜欢舅舅！

你说奇怪不奇怪，刚才还哈欠连天，泪水横流，怎么一躺到席上，倒一点儿睡意没有了呢？

山里的星星真多，多得你数都数不过来。鲁科、鲁赛以前也见过星星，但那都是稀稀落落几颗，还灰蒙蒙的没一点儿精神，山里的星星怎么是这样呢？星星有好多层次，近的大，亮，好像有长长的睫毛似的，总是眨呀眨的，看上去，既调皮又美丽。再仔细看，星星的颜色也不一样，有的红，有的黄，有的绿，有的蓝，还有的是紫的，像鬼脸儿花那种沉沉的紫，紫得一点儿都不偷懒。鲁赛说，这些亮星，一个个都像牛正威，总爱咋咋呼呼出风头。

稍远一些的，亮度差些，颜色也没有刚才的鲜艳，但数量



很多，从头上一直铺到黑黢黢的山边。就像是抓一把星星漫不经心一撒，它们都掉进了天幕的凹凹里。“照你说，这些星星像叮咚了？”鲁科小声咕哝着。

再远些的，要仔细看才能看清楚，只是没有了颜色的差别，好像都一个样子，就像在灰纸上轻轻搗了一些铅笔点儿。

最远的，你就得使劲儿看，它虽然似有似无，又晃呀晃的，但你感觉它绝对存在，一点儿都不容怀疑。

鲁科总结说星星有四个层次。鲁赛说，也许天幕本身就是由星星组成的呢，要是黑色的天幕是由无数看不见的星星组成的，那星星就有五个层次了。

山里的星星有五个层次，城里的却只有两个。“唉！”鲁赛叹一声，咕哝了一句，“城里人真可怜。”

“不是城里人可怜，是我们可怜。城里人又没见过五个层次，怎么会感到可怜？”鲁科的话什么时候都有思辨色彩。

“管他可怜不可怜呢，睡吧！”鲁赛打个哈欠，侧了身不看星星了。

对着鲁赛的脸，鲁科侧过身来。小哥俩像两只弯虾，头抵头闭了眼睛。只一会儿，鲁科就响起了均匀的鼾声。

鲁赛睡不着，他翻一个身，背对鲁科，面朝舅舅。“呼噜噜噜，啞儿——呼噜噜噜，啞儿——”舅舅的鼾声起来了。不过，这鼾声远不像在鲁家那么慷慨激烈气吞山河，它不仅柔和了许多，还略略有些乐感。鲁赛不在意舅舅的鼾声，他换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，使劲儿闭住眼。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爸爸告诉他，再失眠也数不到一万，可不，数着数着就忘了，谁能数到一万呢？

一股一股的微风吹来，像软绸轻拂着你的脸。那风，潮潮儿的，带着青草的腥味、树木的香味，有时候还掺杂一丝儿牛羊的膻味。越是睡不着，感觉就越好。鲁赛又翻一个身。

“啞儿——”不知是谁家的牛叫了一声，那声音从平房角



的流水口处过来，似乎是和舅舅的呼噜声挽了手，顺着梯子溜走了。不知怎么的，虫声忽然就发作起来了，繁密得像一片翻书声。墙角边那只蟋蟀的叫声最亮，有一种金箔纸似的感觉。梯口处也有一只，它的叫声文静多了，像是受点儿潮，有点儿软。两个叫声渐渐聚拢，齐往鲁赛的头边来了。他禁不住翻个身，趴在席上侧了头，盯着暗处仔细找起来。蟋蟀怕羞，都一起噤了声。

今夜看来又睡不着了——小小年纪，鲁赛就有失眠的毛病。刚躺下，不瞌睡，就爱想问题，等到困了，眼皮儿沉了，想的又没了边际。睡不着就睡不着，鲁赛不急。“听他们唱歌吧！”他咕哝了一句，就摊开四肢，闭了眼睛，屏息敛气仔细听。

天下的事真是奇怪，想睡时睡不着，“不睡了”倒偏睡得死。要不是朵朵上来用草叶儿捅两个表哥的鼻子，说不定到现在鲁科、鲁赛还在平房上做梦呢！



## 5

“嘻嘻，嘻嘻。”

鲁科睁开眼，正看见朵朵用草叶儿拂鲁赛的鼻子。她一拂，鲁赛的鼻子就一耸；她再拂，鲁赛猛地就翻过身去。

“来来，给我。”鲁科极轻地向朵朵招招手。

朵朵就把草叶儿给鲁科。

鲁科看准鲁赛的鼻孔，拿了草叶儿正要捅，“阿——嚏！”鲁赛猛然一个喷嚏，鲁科的脸上就沾满了口水。

“哈哈哈哈哈。”鲁赛一挺身站起来，原来他早醒了！

“嘻嘻嘻嘻。”朵朵笑得弯着腰。

“嘿嘿嘿嘿。”鲁科抹着脸，也止不住笑。

“露水洗脸就是好，你看，鲁科的眼睛亮了不是！”鲁赛



边笑边揶揄鲁科。

“让你呢，不知道！”鲁科摆出哥哥的姿态，边说边往房下跑去。鲁赛和朵朵也跟着跑了下去。

妗子正在院子里喂鸡，她端了一个葛条编的筐箩儿，“咕——咕咕咕咕咕儿……”她扯着细嗓子，唱得像花腔女高音。看来鸡们都是音乐迷，听到召唤，一只只咯咯应着，从岗上、从街边、从崖下的树丛里，拍打着翅膀齐往家里跑。妗子抓把玉米往上一抛，鸡们便神经质地趴在地上，争先恐后地叨。后到的芦花公鸡感到吃了亏，不抢地上的食儿，撵着往别的鸡冠上乱啄。朵朵不依了，对着芦花公鸡，跑上去就是一脚。芦花公鸡并不怕她，虽然不叨别的鸡了，却梗起脖子向朵朵示威。

“来来，妗子，给我！”鲁赛叫着，抢过妗子的筐箩儿，抓一把食儿专去喂那几个挨叨的“弱者”。可“弱者”不买账，他追着它们喂，它们却使劲儿跑。鲁赛急了，嘴里骂着“笨蛋”，追得更凶。满院子鸡飞狗跳，算是喂不成了。

“二表哥，二表哥！不要追，你站下喂，它们就来了！”朵朵笑弯了腰，舞动着小手，大声叫喊着。

鲁赛就站下来，慢慢地撒食儿。果然，鸡们就渐渐地围拢来，又都低下头去，争先恐后抢着叨。动作那么快，会不会叨空在地上，弄一嘴泥呢？鲁赛想着，又快撒两把，就蹲下来，看鸡们会不会叨空。

这时候的鲁科，正帮妗子烧火呢！妗子家是地锅，灶台边有一只风箱，烧火时拉动风箱，风就吹进灶膛，鼓旺火势。鲁科哪见过这些，新鲜得不行，不顾灶前烤脸，蹲下去就填柴。他一个劲儿地往里塞，想着柴多火不就旺吗？谁知道，灶膛满了，火却灭了。他忙弯下腰去拉风箱。浓浓的柴烟魔鬼般一涌而出，一下子按紧了他的头，“咳咳咳咳！”鲁科被呛得两眼是泪，咳嗽着跑出厨房。这情景恰被鲁赛看见，“我来我

